

懷想母親

【作者速寫】蔡富禮，曾任國防部長辦公室政務綜合處參謀，目前從事文字工作。

二十年了，整整二十年沒有見到母親了。其實不是沒有，而是只在夢裡短暫見到。自從母親離開人世，這些夢便成為我們母子間最可貴的相逢了！

這二十年來，我不知道母親在不知道的輪迴中，往生了到哪裡？一次次的夢裡，我見到母親總是年老的樣貌，一如她在生之時，可是，現在的她，想必已經是個青春的女孩了吧！如果轉身成男，也許就是我那兩個孩子一般的陽光男孩了。如果讓我遇見，我會認得出來嗎？我二十年前的母親，如今的年輕女子或男孩。我寫了一首詩，來記錄自己這樣的心情，想要在她往生的那天刊出來，那是自己的一份微小的心意。



作者二十多年前帶著父母遊臺北，一起參觀中正紀念堂。（圖片提供／蔡富禮）

媽媽的味道

【作者速寫】劉先昌，政戰學校二十三期影劇系，曾任陸光國劇隊長。

常言道，天下最美味的食物就是媽媽做的菜。這話真不假，由小到大，吃過食物無數，就是母親烹調食物的味道，別處找不到，長存記憶深處，永遠難忘！

小時家中人口眾多，我排行老六，日子再苦，由爸媽及兄姐們頂著，我在無憂中成長。記憶中家裡不停在做的吃的。譬如發麵做包子、饅頭、餃子、烙餅等，或是準備佐餐的小菜，像豆豉、泡菜、衝菜等，畢竟十口之家，全要餵飽不是小事。

高中時達到桃園楊梅讀書，幾乎每天帶兩個飯盒上學。當時交通不發達，天不亮就起來準備，因沒時間吃早飯，所以這兩個飯盒包含了早餐、中餐。

通打漁人家的女兒，可是嫁給軍人丈夫，從此跟軍人有了了一生一世的連結。早年剛結婚時，父親還在部隊，駐地經常調動，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就是好幾個月不回家，母親就得獨自守著空洞的家，後來孩子出生，還要分神照顧。在淒風苦雨的夜晚，她說聽著屋外的狂風，心裡害怕，卻沒有人可以分憂，那是做為軍眷的無奈，也是身為母親的堅強。

我出生後不久，父親便退伍了，原本一家人可以過個安定的生活，但是缺乏謀生的資源，於是一家五口四處搬遷，就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。命運又總像在開我們的玩笑，每當覺得可以安定下來，又有其他的因素逼著我們搬遷，那些年，從母親的臉上難得看到笑容，因為家庭經濟的重擔都在她的肩上。每當家裡要種植新的農作物，換個地方蓋新房子，要做生意，她都得回到小琉球去跟親友借錢，等父親每半年領了微薄的終身俸，她留下零頭，其他的都拿回老家還債。

我跟弟弟能夠讀到官校，其實是母親的堅持。那時家裡窮，對負擔我念高中相當吃力，既然中正預校考上了，那就去念吧！我是這樣進軍校的。至於弟弟，經過二年的努力，終於考上預校，念了一個禮拜就不想念了，本來父親同意他退學回來，但母親下了決心，非要他念下去不可。也因為母親的堅持，小弟才能夠念完軍校，在部隊服役二十年退伍。



最讓我們難忘的就是媽媽做的包子。肉包大小適中，一手即可盈握，皮薄Q彈而不黏牙。調味適地，醬油、鹽、麻油比例恰好處，味道融入肉餡內，配上發麵程度恰好，蒸出來後肉香飄溢，飽與皮絕不沾黏。包子皮內側，沾了汁香，咬起來甚有口感，連塞幾個到肚裡仍覺不夠，非要吃到撐不下才會停止。在我成長後從未遇到類似滋味，只能在回憶中捕捉。

記憶中，媽媽總是一人默默在廚房，揉麵糰，擀麵皮，精細的分著麵糰份量，或做包子、蔥油餅，或做韭菜盒子，不一而足。其中最絕的是，她捨棄用麵棍擀皮的做法，而是將麵糰擀成一張特大薄皮，再用不鏽鋼壺圓蓋逐一壓成皮，用來包水餃大小合一，而切剩餘的麵皮，自然就成了片兒湯的麵片，可見媽媽的生活智慧也非常凡響啊！

我挑食，在家從不吃苦瓜。但高中畢業後進入軍校，在嚴格操練中自然特別想家。一天中午，四道菜中有一道香瓜炒肉，我躊躇了一下，就伸出筷子夾起一片香瓜放進嘴裡，這味道似乎讓我有在了家的感覺，我忍不住尚未習慣的味道，接連又夾起香瓜，嘴裡咀嚼著，我想家了……從此香瓜成了我的家常菜，它讓我想起媽媽的味道，也治好了我的思鄉病。

永懷母恩

【作者速寫】黃國象，空軍氣體製造所一等一級士官長退休，現年九十四歲。

我的母親黃彭氏，江西萍鄉宣風人，生於清末，為人誠實，處事有方。母親精明能幹，諸如做豆腐、甜酒釀、粉條等樣樣都行，尤其所煉臘肉香醇爽口，所有吃過的人，都竖起大拇指稱讚。與鄰居和睦相處，鄉里人都稱贊。

母親四十八歲生我，記得三、四歲時，我隨父親上街，父親從不牽著我走，即使我跌跌、額頭流血；母親就不一樣，每次都牽著我慢慢走。八歲上學，每天帶著我做的飯盒，母親疼愛公兒，總會再在飯盒裡加些臘味、董菜。中學畢業後，時值抗日，烽火遍地，乃與同鄉八人，於民國三十一年同赴衡陽投效前敵特旅十五連。臨行時，母親一再叮嚀：「在家千日好，出門半朝難。一切靠自己，俗話說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交朋友要小小心謹慎，要誠實待人，人恆敬之。常寫信回來，媽就放心。」

民國三十三年秋，我部隊奉令撤至貴陽，次年調團部升文書中士，僅半年承好友介紹至空軍氣體製造廠任文書上士。抗戰勝利後，氣體廠於三十五年春回漢口，我請假一月回鄉探親。母親看到分別四年的公兒，三步之外撲了過來，但傷心的是大、二、三哥都雁行折翼了，最可憐的是母親，自你去臺灣後，一直盼不到好消息，每天傍晚獨自坐在大門口，不停唸著：「寶貝兒子，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回來？」盼五年，盼五年，盼到你去臺灣的第十年，眼淚流乾，撐不下去，就這樣與世長辭了。文革時期所有婚喪壽慶一概不許鋪張，出殯那天，沒有親友送葬，場面冷清。

想念您 母親



一九九五年七月，宜蘭冬山河母子合影。（圖片提供／韓孟君）

母親說：「媽媽！您老要活久一點，否則我的『孝順』就賣不出去了！」

母親在基隆眷區育有五兒一女，雖然辛勞，但一家和樂，很有成就。母親喜歡看歷史古裝連續劇，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王朝，雖走過大陸數趟，但她對北京故宮、皇家環境很感興趣，想親自目睹，為了達成母親的願望，我決定請力壯的弟弟、妹妹及孫兒伴她做了一次北京故宮之旅。歸來時，看到母親精神愉快，十分高興，在感謝弟弟和妹妹的辛勞之時，他們說出一段令人感嘆的故事：

當他們連推帶抬將母親的輪椅抬到皇宮附近時，已是氣喘吁吁，汗流浹背。服務人員見狀感動得說：「老太太您真的好福氣，兒子多麼的不捨！」

「榮光副刊」歡迎榮民投稿，字數限一五〇〇字內，相片請附說明，並註明「姓名、電話、戶籍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介」，本刊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E-mail傳：nichier.chiang@ccc.com.tw；手寫稿件請郵寄臺北北區臨軒大道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

獲得作品將同時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（http://epaper.vac.gov.tw/index.htm），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洽詢專線：〇二—二三三八〇八六二。（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）

孫那麽孝順！」此時卻看到母親得意的笑說：「孝順的在臺灣，還沒來！」雖然是一句玩笑話，但母親的讚美深深銘刻我心中，對於母親的肯定，如今思之是既甜蜜又深切。媽媽，我愛您！

記得母親在世的最後一年多，我抱著古人守墓三年，不如提早守母三年的想法，每天睡在媽媽身邊（感謝賢妻的孝敬與支持），每當夜靜入睡之時，我一定會握媽媽的手，親親她的面頰說：「媽媽，不要怕！我永遠在您身邊！永遠愛您！」

偶爾也會提醒媽媽說：「如果您到美國，一定要留個位置給我好嗎！」尤其最後一個月，母親因噎食而肺炎的日子，我把媽媽手握得更緊，更緊了，在她那無奈的眼神中，已看出媽媽對我有多麼的不捨！

母親，您在何方？想著您，想著您：我眼淚止不住潰堤而出。媽媽，等我吶！我愛您！